

改變你一生的地方 須蜜那

撥開迷霧

書店內，一位西裝畢挺的中年人對著一位出家人道：「很可惜，印度人不注重歷史，因此，佛陀時代的各項事件，乃至佛陀的一生皆有很多疑點，無法澄清。在教義及一些行為上，甚至產生矛盾及疑惑，必須從歷史的考證上下功夫。」

「閣下果然有見地，但這些次要的東西是否不需花太多精神，應集中於了義呢！」師父充滿興緻道。

「能夠了解當時的實況，對做人處事有啟發作用，亦防止隨著時間過去，實況及教義會被歪曲。這些考證亦有助法義的確立。法義在不同時空有不同的演繹，亦有不同的偏重，因此，歷史考證可給法義適當的定位。佛教法義最核心之處就是空性，這是不共世間的，亦是凡聖之別，生死解脫之鑰。因此，體證空性是每一位佛子的嚮往，其他只是助成而已。」中年人滔滔不絕道。

「居士果然不同凡響，對佛教確有透徹的理解，如果能為佛教釐清一些問題，彷彿撥開迷霧，對佛教的發展肯定大有幫助。」師父渴望道。

「要為佛教釐清懸案，撥開迷霧，確是有意義兼有趣的工作，但並不容易。這個人除了上述的認識外，更需對文獻、語言學等精通，才能融合各科，還原佛教的真面目。這些恐非我個人能力所及，待我考取博士學位後才考慮吧！」中年人有點洩氣道。

「如此艱巨龐大的工作，豈是一人的能力所及，當集合一班人，各盡所長，展開研究，然後滙合融通，訂定結果。」師父充滿期望問：「居士在那所大學修學？可否從中集合人才，開展工作？」

「我是世界大學的研究員，五所大學佛學會的顧問兼導師，香港國際佛學研究會的發起人，中國考古發掘會的指導員，西藏伏藏師及伏藏法研究員。」中年人自我介紹道：「我已忙得不可開交，不打算再接任何job，兩年內我需專心研究，考取博士學位後，才有暇兼顧其他。」

「那不是白講嗎！不管如何天花龍鳳，個人如何了不起，可對佛教對眾生有幫助嗎？」老頭子在旁忍不住道：「佛教基本道理講淡泊，講放下，你能放下名利嗎？你能學位也不要嗎？」